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白羽

批校 葉洪生

十二小錢鏢

七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十二金條

七

原著 白羽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6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十二金錢鏢第七冊

著者 白羽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七冊新台幣八四〇元

第六十三章 胡跛無心得豹跡

俞夫人丁雲秀喟嘆一聲，這才細述原委道：「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！你們在外面鬧得這麼熱鬧，我在家裡，起初是一點甚麼也不曉得。也不曉得你們東撲西奔，著這麼大急，連劫鏢的主兒的真姓名和真來歷也沒訪明。還是半個月頭裡，俺，也許有二十多天了罷，家裡忽然鬧起賊來。黑更半夜，賊人公然進了箭園，弄得叮噹亂響，我這才有點動疑。我想，咱們家裡萬不會鬧賊。……」

霹靂手童冠英就笑道：「賢伉儷以武技成名，居然有賊光顧，真個吃了豹子膽了，恐怕比令師兄飛豹子還膽大！」

丁雲秀聽出他是譏謔，遂莞爾笑道：「倒不是那話。一來，我們那地方很僻，二來，跳進箭園的夜行人動靜很大，分明不像小偷。我就恐怕是仇家，我急忙起來，把那夜行人追跑了。我怕中了調虎離山計，教仇人放了火；所以只追出村口，立刻折回。驗看院裡，才發見客廳門口，插著一把短劍，掛著一串銅錢，一支煙袋，和一封束帖；我就曉得要惹出大麻煩了。這分

明是綠林人物插刀留柬，故意來挑隙。並且我琢磨著，這多半跟你們尋鏢的事有關。我第二天一清早，就寫好信，把那柬帖派人送到海州，煩他們給你寄來，你可見到了沒有？」

俞劍平道：「不就是那張畫兒麼，我早見到了。我們這裡也接到一張，海州胡二弟鏢局也接到一張。」

胡孟剛道：「不是畫著十二金錢落地，插翅豹子側首旁睨，另外還題著一首詩的麼？」

俞夫人道：「正是，原來你們這裡也收到了。我居然沒猜錯，真是和劫鏢有關了。」

胡振業、蕭國英一齊問道：「這畫兒我還沒見到呢！那首詩說的是什麼？」

姜羽冲道：「回頭我找給你二位看。」寶煥如鏢頭道：「詩是二十個字，我們這裡寄到的是甚麼『書寄金錢客，速來寶應湖，鹽鏢二十萬，憑劍問有無。』」

胡孟剛面對新來三客道：「就是這辭，一共三張，畫全一樣，詞句變了。另一張是『速來大縱湖，憑拳問有無。』海州接的那張，是『速來洪澤湖，憑鏢問有無。』列出三個湖名，指名要會俞大哥的拳劍鏢三絕技。」

胡蕭二友嘖嘖議論道：「這可有點惡作劇了！袁師兄脾氣剛直，不會弄這些把戲的，恐怕他身邊必有狡詐的夥伴，替他搗鬼。」

俞夫人道：「那是難免的了，二弟且聽我說，劍平等著聽咱們訪的底細呢。」

俞夫人遂又接著道：「我也是一看這畫，曉得有人要尋你作對，可是我還是不知道對頭是誰？跟著……」一指側立在座頭的俞門五弟子石璞道：「是這孩子新婚之後，從他們遼東故鄉

訪得消息。他的父親白馬神槍石谷風石老先生，在他們老家聽武林人傳言，有一位在寒邊圍開牧場的快馬袁，很不佩服江南前門三絕技，聽說他跟人打賭，要邀鬥找姓俞的。跟著又聽人說，遼東武林有好多位成名的人物和寒邊圍的快馬袁，搭伴邀鬥，已經走了不少日子了。

「石璞這孩子回家娶妻，他父親石谷風就問他：『你師傅最近被人找上門沒有？』這孩子說沒有，也就攔過去了；只當是江湖風傳，也許不是事實。誰知上月又翻騰起來，他們那裡傳說快馬袁已經到了江南，新近派人回來邀請助手，遼東沙金鵬已經祕密的率徒從海道南下了。白馬神槍石谷風這才著急，趕忙打發石璞這孩子回來給你報警送信。石老先生只琢磨這快馬袁乃是長白山的一位大豪，他就是爭名鬥技；再鬧大點，也無非擺擂台，廣邀能手，必求一勝罷了。再沒想到快馬袁竟走綠林的路子，率眾攔路，公然劫鏢！」

「這孩子一到家，就問我：『師傅跟姓袁的比武去了麼？』我當時反覆一琢磨，覺得劫鏢的人必是快馬袁。可是他只為爭名，闖這大禍，未免小題大作，他難道不怕王法麼？石璞這孩子告訴我：『師娘不知道這快馬袁的聲勢，他在寒邊圍，承繼岳父快馬韓的基業；在長白山一帶，儼然是個土王，連盛京將軍都惹不起他。他劫奪官帑，惹的禍再大，可是他只要率眾逃出榆關，人們就沒法拿他了。他在寒邊圍召集亡命之徒，掘金、刨參、牧馬；在他界內稱孤道寡，生殺予奪，完全任意，我們不能拿關裡的情形看他。』」

俞夫人一口氣說到這裡，眾人聽了，齊看那前門五弟子石璞；把這新婚的二十一歲少年看得面色發紅，有點害臊。俞鏢頭因向石璞問道：「你父親是這麼說麼？他現在那裡？他不能進

關幫幫我的忙麼？」

石璞忙肅立回答道：「我父親在家呢，他老是這麼告訴我的，教我趕緊告訴你老多多防備。那知我一回來，這裡早鬧出事來了。我父親也沒想到飛豹子快馬袁竟敢劫奪這二十萬的官帑；他老本來也要進關，看望你老來；無奈他老現在也正有一件麻煩事，一時離不開身。只教我給你老請安，向你老道歉；等著把事撕掇清楚了，他老也許趕來。」

俞劍平道：「我和你父親十多年未見了，他還很壯實？可是的，他也知道這快馬袁就是我師兄麼？」

石璞道：「這個他老可不知道，只知快馬袁要找你老比武罷了。連弟子也都想不到這快馬袁會是我們的師伯，還是師娘告訴我，我才曉得。」

俞鏢頭又問俞夫人道：「你又怎麼猜出來的呢？莫非從他的姓上推測出來的麼？」俞夫人微微一笑道：「我那有那麼大的能耐，豈不成了未卜先知了。」用手一指蕭國英、胡振業兩位師弟道：「這還是咱們這兩位師弟，一個無心探明，一個據理猜詳，才斷定劫鏢的飛豹子就是快馬袁，快馬袁就是袁師兄。總而言之，是趕巧了，一步步推出來的。」

俞鏢頭和在座群雄，齊看胡蕭二友。鐵牌手胡孟剛對明天踐約的事，心裡著急，就搶著問胡振業道：「宗兄，是你猜出來的，還是蕭老爺猜出來的？」

胡振業一條腿不得力，眾人說著話，不覺立起，獨他還是坐著，這時就扶著椅背，站起來說：「訪是我訪著的，猜還是我們蕭賢弟猜出來的。我現在不但手底下不成，心思也不給使喚

了。我本來早就曉得袁師兄進關了；我們蕭賢弟大遠的看望我去，告訴我江北新近出了一個大盜，劫了我們俞三哥的鏢，還拔走鏢旗；饒這麼說，我竟沒有往一塊聯想。……」

沒頭沒腦說了這麼幾句，眾人全聽不明白；他唉了一聲，連忙解釋道：「是這麼一回事，蕭賢弟沒看我去以前，我恰巧聽我們黃先生說，……」一指儒生黃烈文道：「黃先生聽咱們六師弟馬振倫說，咱們早先那個二師兄袁振武，他沒有死，現在又出世了，眼下在遼東大鬧起來。據說他好幾十年沒有進關裡，他總在關外混。哦，說他新近才進關，還帶了許多朋來，還直打聽我們俞三哥。黃先生把這話告訴咱們八師弟謝振宗，謝振宗又告訴了我：您看，這麼著兩下裡一對，不就猜出來了麼？」手扣著腦門子道：「他娘的，偏偏我就琢磨不出來，我真個成了廢物了！」

胡振業的江湖氣很重，說話也很亂；東一句，西一句，有點張口結舌、開言忘語的毛病。他這場病害得很重了。

蕭守備笑著說道：「五哥坐下說話罷。我看你越著急，越說不出話來；還是請三嫂子講，比較清楚些。」眾人道：「對，由一個人講最好。」

俞劍平笑道：「怎麼非得內人說不可呢？九弟，你告訴我罷。天不早了，趕緊說說，還得想辦法呢。」

蕭守備捫著鬚鬚，把這事從頭說起。這件事果然是由蕭守備猜測出來的。蕭國英守備在山東濱海之區靈山衛做官，最近勦海賊有功，擢陞都司，加記名游擊，調往江南，並給假三月。

這時豹頭大盜劫鏢拔旗之事已然喧傳各地，蕭守備在官場已經聽說：他姑念當年的師兄師姊，決趁就職之便，繞道往訪雲台山，慰問此事。

蕭守備和俞鏢頭交誼很深，當年在文登縣太極丁門下習武，他排行第九，年齒最幼，他的武功就是掌門三師兄和師姊丁雲秀教的。俞劍平昔在師門，名叫俞振綱，字建平；後在武林創業，始以字行。又因他的太極劍馳名當代，人家順口都管他叫俞劍平，他就索性改用「劍平」二字為名。

蕭守備把官事交代清楚，要坐海船過海州，訪雲台，再轉道赴任。還沒有登程，忽聞人言，當年的五師兄胡振業死裡逃生，身得重病，病治好了，終落殘疾，現在山東十字路集住閒，聽說生活很苦。蕭守備一聽這話，回想舊誼，不勝慨然。他本來和俞劍平、丁雲秀夫婦最好；丁雲秀是老師的女兒，照應他如老姊姊一樣，現在又是他的師嫂。

其次同學，便是胡振業、馮振國跟他莫逆。他立即改走旱路，到了十字路集，訪著胡振業，給帶去不少禮物，還有現錢。胡振業大病初起，手頭十分拮据，好像當年豪氣也銷磨垂盡。一見蕭守備，已非當日小傻子的模樣了；滿面紅光，人很發福，也長了見識，顯得極精幹，極魁偉。胡振業不禁長嘆道：「九弟闊了！難為你還惦記著窮師兄。承你遠道看我，我就感激不盡，你還送這些東西來做什麼？」

兩人很親熱的敘闊。胡振業身為病磨，孤陋寡聞，外面的事情，他近來一點也不曉得；連俞劍平停辦鏢局，退隱雲台的話，他也是剛聽人說。面對蕭守備，發著牢騷道：「我是倒了運

的人，想不到這些老朋友、舊同學，都沒有忘了我。這兩月也怪，好像是『宜會親友』的日子。你知道謝振宗謝八弟麼？他新近也來看望我來了。還有馬振倫馬六弟，聽說也混得不錯。總而言之，倒運走背字的只有我。」

蕭守備道：「謝師兄現在做甚麼事情了？」胡振業道：「謝八弟的操業，告訴不得你，你現在做官了。可是話又說回來，別看謝老八耍胳膊根，究竟混整了，總比我強。他上月看望我來，也問到你了，他還向我打聽咱們掌門師兄來著。問俞師兄還幹鏢行不幹？外傳他已經歇馬，可是真的麼？」

蕭守備道：「是真的，俞師兄目下退隱雲台山了，離你這裡也不算遠，怎麼五哥不知道麼？」

胡振業道：「唉，不知道；就知道，我也懶怠去見他。你看我混得這樣，我誰也懶怠見了。」

蕭守備道：「五哥振起精神來，何必這麼萎靡？這回小弟赴任，先到五哥這裡，回頭我就到海州去，看看咱們掌門師兄和丁師姊。要不然，五哥，你我一同去吧。」

胡振業搖搖頭，看著他那條腿說道：「你替我致意罷。你告訴俞三哥和丁師姊，就說胡老五混砸了，如今只剩一條腿了！」胡振業只是這麼灰心喪氣的。談了一陣，留蕭守備吃飯，並預備宿處。掌燈聯榻，又說起舊話；胡振業道：「九弟，你可知道咱們那位二師兄袁振武，和四師兄石振英麼？」

這兩個老同學頓然憶起當年師門的九友來。大師兄姜振齊被罪見逐，早已不聞聲息，恐怕今已下世。其次是負氣出走的二師兄袁振武，和四師兄石振英。袁振武為廢立一事，懷怒北歸；石振英是和袁振武嘔氣，先一步走的。事隔多年，久不見二人的踪影了。

蕭振傑道：「石四師兄改入武當門，我聽人說過；袁二師兄聽說死了。那傢伙脾氣剛暴，以大壓小，說話就瞪眼，我和他頂說不上來。聽說他在故鄉有一個仇人，仇人打死他家裡什麼人，他刺死了仇人，仇人又把他打死了。可惜他一身好功夫，落了這麼一個結局！你還記得罷，老師總說他脾氣不好，到底落在師傅那句話上了。」

胡振業聽罷，連連搖頭說：「不對！不對！我早先也聽人這麼說，敢情那是謠言。袁老二沒有死，新近又出世了！」

蕭振傑道：「唔，你聽誰說的？恐怕不確罷。」胡振業道：「千真萬確，一點不假；是我聽謝振宗親口對我說的。謝振宗謝八弟是聽黃烈文黃先生說的，黃先生又是聽馬振倫馬六弟說的。」

蕭振傑笑道：「這麼輾轉傳說，恐怕又靠不住了。」胡振業道：「靠得住之至。謝振宗謝老八告訴我，馬振倫親眼看見袁老二了。」蕭振傑道：「是麼，甚麼時候看見的？在甚麼地方？」

胡振業道：「這個，可以算得出來。謝老八是在兩個月前跟我見的面，他見馬老六又在兩三個月前；噯，這大概是四五個月以前的事了。至於見面的地方，我可是忘記問了。……謝老

八對我說，袁師兄沒在直隸老家混，他一直跑到關外去了。謝還說：『袁老二打死仇人的話並不假，不過仇人沒有打死他。他報了仇之後，就變姓名出關，關外有名的寒邊圍快馬韓，原來就是他的化名。』」

蕭守備微微一笑道：「那就不對碴了。寒邊圍的快馬韓，擁有許多金場、侵場、牧場，在長白山稱孤道寡，將近四五十年了，怎麼會是袁師兄？袁師兄今年就活著，也不過六十歲；五哥你算算……」

胡振業也笑道：「你到底比我強，怪不得你做官！當時謝八弟對我這麼說，我一點也沒理會；你可是一聽就聽出稜縫來了。謝八弟那天告訴我，寒邊圍有老快馬韓，有小快馬韓；有真快馬韓，有假快馬韓。袁師兄是小快馬韓，他頂著老快馬韓的名字在關外混。真是像你說的，他管著好些參場、金場、牧場，在柳條邊稱孤道寡，儼然是個土皇上。」

「不知怎的，他突然進關，跟馬振倫……哦，對了，他是在馬振倫的老家跟馬見的面。他是專心拜望馬振倫去了，給馬振倫留下許多值錢的東西，甚麼人參、鹿茸、貂皮褂、獺狍孫皮袍，還給馬振倫的孫子留下一對金鐲子，像他娘的手鐲子那麼重。這傢伙手筆很闊，據說口音也改了，完全是關外人了；他也打聽咱們來著。聽老謝說，袁老二真看人老，精神不老，脾氣還是那麼衝，直打聽爺師兄和丁師妹兩口子的情形，好像當年那個舊碴一點也沒忘哩。」

蕭振傑道：「當然了，丁老師那年在大庭廣眾之下，廢長立幼，不但袁俞二位畢生不忘，恐怕連你我也不會忘掉的。我如今一合上眼，就想了起來；那天袁師兄一對豹子眼翻上翻下，

縱然沉得住氣，臉色到底變了，就是咱們哥倆也很發慌。聽老師一宣佈，都覺得像一個霹靂似的，太出人意外了。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蕭振傑猛然想起一事，猝然發問道：「五哥，你可聽說，袁師兄現時住家在那裡麼？」

胡振業道：「這個，我沒有問，大概總在江北罷。」蕭國英道：「五哥怎麼就不打聽打聽？咱們這些老同學，我都想見見。」

胡振業哼了一聲，又一拍大腿道：「我打聽那個做什麼？你別把五哥太看貶了。五哥雖然窮，可是窮梗直，沒打算貪小便宜。……」

蕭國英道：「五哥說遠了，他總是我們的同學，我們該看望他去。」

胡振業冷笑道：「看望他去？怎麼著，找他尋人參鹿茸去麼？胡老五混窮了，犯不上攀高。九爺，你該曉得，我跟他不大對勁！你別看胡老五現在受了你這些東西，那是咱們哥們過得多。老實告訴你罷，換個別人，就讓他捧上門來，五太爺還不要呢！要不然，五哥怎麼混砸了呢，我就是這種狗屎脾氣！」

蕭國英大笑道：「五哥急了？五哥到底不脫英雄本色。」

胡振業這才放下面孔道：「本來麼，人家在關外發了財，咱們在關裡混剩了一條腿，我幹什麼看望他去！不但他，俞三哥跟我不錯罷，我連他都不去看望。錯過是九弟你，咱哥們又不錯，你又找上門來，你又做了官，我那能不怕官？」說著自己也笑起來了。

蕭國英不再提袁振武了，忙又打聽馬振倫、謝振宗、黃烈文的住處。胡振業說：「這黃烈

文是位教書匠，也喜好技擊，眼皮很雜，常找我來閒談。他和咱們謝老八也有交情，是這麼輾轉說起話來，才提到的。若不然，你問我馬謝現在何處，我真個說不上來。」因蕭守備殷殷勤問，胡振業到底把這幾人的住處說了，蕭守備聽罷，當下也沒說甚麼，跟著還是講閒話，勸胡振業出山，跟他到任上去，胡振業自然仍是辭謝。

在胡武師寓所盤桓了兩三天，蕭國英守備便告別轉赴海州，直抵雲台山清流港。這時前門五弟子石璞也剛從故鄉瀋陽完婚，回轉師門，給師傅師母帶來許多土儀。聽師母說老師已率師兄，尋鏢出門，匝月未返；推測劫鏢大盜，定是仇家。

石璞聞言躍然，就要追尋了去；被師母丁雲秀攔住，說道：「你看，家裡正沒有人，你來的正好，你給我看家吧。你不知道，新近家裡還鬧賊來著，一準是仇人支使出來的。我一個人上了年紀，照顧不到，你夜裡多靈醒點。你照看前院，我照看後院。」又把陸嗣清引見了，說是：「你老師新收的徒弟，是黑沙掌陸錦標陸六爺的次子。」

石璞如囑代師照應門戶，並代師母傳給陸嗣清拳技。不到幾天，蕭守備突然登門拜訪，穿武官便服，佩刀跨馬，跟著馬夫，氣度昂然。石璞認不得這個九師叔，上下一打量，忙說道：「對不住！家師不在家，家裡沒人，倒勞動你老撲空。……」捧著名帖當門一站，不放這位生客進宅。

蕭守備大笑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你是你們俞老師第幾個徒弟？」石璞回答道：「弟子名列第五，叫石璞。」蕭守備仰面端詳著前宅門樓門洞，說道：「你大概不認識我，你進去跟你

師娘一說，她就知道了。……你對你師娘說，我姓蕭，是由打靈山衛來的，一定要見見。……你老師不在家，我見你師母。你老師不是丟了鏢，找鏢去了麼？」

這個生客不擺官譜，竟拍老腔。石璞心中惶惑，忙捧刺進宅，把來人行止一五一十對俞夫人說了，丁雲秀夫人接過名帖一看，說道：「唉，是他呀。蕭國英就是蕭振傑，孩子，這是你九師叔，」石璞這才放心道：「我當是官面登門找麻煩來呢。」

丁雲秀道：「請進來吧！」石璞轉身要開客廳，丁雲秀道：「一直讓進內宅吧，我跟他有幾年沒有見了。」且說且站起來。石璞慌忙往外跑，先到門房，把睡午覺的長工李興槌醒；自己高舉名帖，側身遜客道：「你老往裡請！你老是我九師叔，你老怎麼不告訴我？」跟著請安。

蕭守備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把我當了辦案的了罷？我還沒嚇嚇你呢。」

俞夫人丁雲秀率領幼徒陸嗣清迎出來，笑道：「九弟，這是那陣風把你吹來？」蕭國英連忙行禮，叫道：「師姊！」他對俞夫人，有時叫三嫂，有時叫師姊。他雖為官，仍在丁雲秀面前做小弟弟。禮畢回顧，對馬夫說：「把咱們帶來的東西解下來，把馬牽到馬棚。……咱們這裡有馬棚吧？……師姊，你這宅子太好了，那像住宅！簡直是座小花園，再襯著外面山青水秀，多好的景致！」轉對石璞說：「小子，你別張羅我，你張羅我這個馬弁吧。他初次登門，不知道馬棚在那裡，你領他去。」

石璞忙催長工李興，李興揉著眼出來，忽見頂子藍翎，眼神一亮，忙給請了個安；這才接禮物，接牲口，把馬弁陪進門房。蕭守備同著丁雲秀，直入內堂，寬袍套落坐。石璞上前獻茶，

陸嗣清站在師娘身邊。

蕭守備也是初次到這裡來的，目視全宅，欣然稱羨。又看著陸嗣清問道：「師姊，這又是誰，是二侄子麼？大侄子那裡去了？」

丁雲秀道：「我們瑾兒上南京看他姐姐去了。這孩子不是我跟前的，這是一個老朋友的老生兒子，送到這裡，拜你三哥為師，學打拳的。他父親是鷹遊嶺的黑沙掌陸錦標，你也許知道罷。……嗣清過來，見見你九師叔。」又笑道：「現在你三哥沒在家，就是我管教他。」說到這裡，看著蕭守備，無端的笑起來了。

別人不明白，蕭守備明白；拉著陸嗣清的手，忍不住也笑道：「好侄兒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你的本領是師娘教的罷？咱們爺倆要多多親近，你知道我是誰教的麼？告訴你，就是你師娘教的。」

丁雲秀笑道：「九弟作官了，興致還是這麼好。」蕭守備道：「我敢在師姐跟前擺官譜麼？」

姊弟二人笑語當年，寒暄已罷，蕭守備忽然面色嚴肅起來，目視石、陸二徒，說道：「師姊，我有幾句話，要對師姊說。我此來本是趁赴任之便，探望三哥三嫂。現在，我無意中……可是的，石、陸這兩個孩子嘴嚴不嚴？」

丁雲秀吃了一驚，忙命石璞把陸嗣清帶出去。又囑石璞，看住院門，無事不必教人進來。然後望著蕭國英，露出叩問的神氣。

蕭國英想了想，問道：「三哥上那裡去了？我聽說三哥跟人雙保鹽鏢被劫，此時不在家，可是尋鏢去了麼？」丁雲秀答道：「不錯，你也聽說了？」又問：「尋了多少日子，有眉目沒有？」丁雲秀道：「我還沒得著信，大概還沒有頭緒吧？怎麼著，九弟有所耳聞麼？」

蕭國英不答，仍問道：「聽說是劫走了二十萬鹽帑，劫鏢的大盜已訪出是誰來沒有？」丁雲秀道：「沒有，……不過這功夫你三哥也許在外面訪出線索來了。」

蕭國英又道：「三哥的事三嫂盡知，您猜想這劫鏢的人是誰？」丁雲秀道：「我也想過，這自然不是尋常盜案，乃是仇家搗亂。」蕭國英點了點頭道：「對了！劫鏢的大盜甚麼模樣？」

丁雲秀道：「聽說是一個豹頭虎目，遼東口音，用鐵煙管，善打穴，善接暗器，年約六旬的赤面老人，你三哥這裡有信。這人的外號大概叫什麼插翅豹子，只是我到底猜不出是誰來？也不知是那路來的？」蕭國英聽了，點頭問道：「師姊，你可曉得咱們當年那位怒出師門的師兄袁振武麼？」

丁雲秀不覺矍然，不覺的站起來了，說道：「袁二師兄不是早去世的了，怎麼他没死麼？他又去世了麼？他現在那裡？」

蕭國英道：「他沒有死，的確沒死。他可是年約六旬，豹頭，虎目，赤紅臉，並且他現在說話正是關東口音。」

丁雲秀一雙清澈的眸子睜得很大，扶著棹角，面露詫異道：「這消息你從那裡得來的？」蕭國英道：「胡振業胡五哥親對我說的，馬振倫馬六哥親眼看見的。袁二師兄從關外發跡